

漫谈马来西亚中学华语文课程与文学教育¹

On the Literature Education and Curriculum of Chinese Subject in Malaysian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廖冰凌*

(LIAU Ping Leng)

摘要

受当代世界教育潮流影响，马来西亚教育部将核心素养融入各学科课程改革，语文学科也不例外。就中学华语文课程而言，现行KSSM新课标推行虽有多年，但不少教师对新编华文课本所凸显的文学素养教育理念、教学目标仍有适应不良之感。实际上，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密切，文学作品是长时期受到普遍认同的、有效实践语文教育的教学材料。但由于文学在语文教育、教学领域的双重属性（工具性、人文性）经常处于失衡状态，造成不同时期各有侧重的现象。教师是教育领域的前线工作者，其对官方现行教育理念的存疑心态，难免影响实际教学活动和效果，故教师对所谓的“文学教育”之客观认知和理性态度非常重要。

关键词：文学教育、中学华文课本、华语文课程、马来西亚华文教育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contemporary world education trend,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Malaysia has incorporated the core competencies/ core literacy into curriculum reform in various subjects, including the language subjects. In the case of Chinese secondary school, although the current new curriculum standards KSSM have been implemented for ten years, they are still some teachers having difficulties in adapting to the literature based of literacy education concept and teaching objectives, which being highlighted in the new Chinese textbooks. In fact, literature and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are closely related. Literary works have long been generally recognized as effective teaching materials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However, due to the dual attributes of literature (instrumentality and humanity) in the field of language education, the focu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outcomes are often in an unbalanced status. Considering that teacher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current educational concepts will affect actual teaching activities and outcomes. Therefore, it is very

¹ 本文乃根据2024年6月27日新纪元大学学院文学院主办“新纪元第一届‘中学老师的文学课堂’华文老师文学教学研讨和演绎观摩会”专题演讲稿之部分内容修订整理而成。

* 廖冰凌博士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电邮地址：liaupl@utar.edu.my

important for teachers to understand the so-called “literature education” with an objective and rational approach.

Keywords: Literature Education, Chinese Textbook of Secondary School, Curriculum of Chinese Subject, Malaysian Chinese Education

前言

马来西亚教育部于2015年开始逐步推行新的《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估标准》(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Menengah, 简称KSSM)后, 教科书也因应其中强调“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之指示, 增加文学知识和审美教育内容。这异与之前着重语言知识的课文内容, 导致不少教师和学生在使用新编课本时, 面临教授与学习模式急速改变而适应困难的问题。虽然课程标准并未出现“文学教育”字眼, 但总目标和课程目标细项的指引文字与“文学教育”此一概念甚为相似。迄今, 即便KSSM新课标推行已有多多年, 不少师生对新编《华文》课本的教学转向仍旧适应不良。鉴于教师是教育领域的前线工作者, 其对官方现行教育理念的存疑或抗拒心态, 难免影响实际教学活动和效果, 故教师对所谓的“文学教育”之客观认知非常重要。

一、何谓“文学教育”? 为何“文学教育”?

有关“文学教育”的概念、涵义特点, 各界已有长时期的讨论和研究成果。由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与中国语文教育有一定的历史渊源, 迄至当代, 除了世界教育思潮外, 中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等地的语文教育发展一直是我国华文科课标设定和课本编撰模式的重要参照。兹就定义、特质略举一些较大关联性的文献资料与观点, 俾以管窥“文学”与“教育”的渊源、“文学教育”的定义和特质。

就现代意义的语文教育而言, 有研究指出, 1949年以前的中国语文教育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1897-1921年, 侧重适合生活需要的各种实用知识的传授(启智); 1922-1936年, 侧重审美情趣的涵养(怡情); 1937-1949年, 侧重适合政治斗争需要的民族意志的培育(教化)。相应的不同时期教材的体裁和题材也随之发生变化; 因为侧重知识的传授, 所以其体裁多为实用文章(含应用文), 其题材多含各种知识; 因为侧重审美情趣的涵养, 所以其体裁多为纯文学, 其题材富有情趣; 因为侧重民族意志的培育, 所以其体裁多为文学化的作品, 其题材多含道理。”(张心科 2011: 6)

随着世界教育理念的不断变迁, 追求多元融合的教育目标已成为趋势。尤其“核心素养”(core competencies, core literacy)概念被提出后, 此一推崇“一个人为了适应现在生活及面对未来挑战, 所应具备的知识、能力与态度”之概念(谢淑熙 2019: 40), 亦广泛影响着各国素养导向的教育发展, 引领着各学科(包括语文学科)课程标准、教学实施、学习与评估各方面的改革。由于文学文本的丰富性能够将语文学科的知识、技能、态度(价值观、品格、涵养)整合起来, 故受到教育界、文学界等多方关注, “文学教育”成为一时的讨论热点, 更成为课程改革的重点。

例如，中国政府以核心素养为立足点，指“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培养的核心素养，是学生在积极的语文实践活动中积累、建构并在真实的语言运用情境中表现出来的，是文化自信和语言运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的综合表现”，这四方面是一个整体。又提及“语言文字及作品是重要的审美对象，语言学习与运用也是培养审美能力和提升审美品味的重要途径”。（中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4-5）台湾教育部于2014年颁布《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总纲》，也强调了“核心素养”与各学科课程发展的结合，并在国语文领域的课程纲要道明“国语文教育着重奠定语文能力的基础，培养学生表情达意、涵养文学素养、解决问题与反省思辨的能力，同时需兼具探索工作世界的自主学习能力。冀能陶冶性情、启发心智，加强自主学习、沟通互动与社会参与的核心素养，奠定适性发展、终身学习的基础。”（《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国语文领域》2018版：1）

华文科目属于语文课程范畴，而文学教育是语文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教育是指语文教学中以文学作品的审美属性为基点，以文学接受为形式，以高效、顺畅的状态系统为标志，全面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和语文能力，以学生的能力发展和人格建构的整合为目标和归宿的一种教育思想的行为”。（王保升 2002（1）：86-91。）

文学教育落实到教学形式和内容时，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教材中的文学比例高；（二）文学体裁、题材多样化、作家作品的时代与区域跨度大；（三）文学活动多（如创作、课外阅读、朗读、表演、书面评论、个人口头报告、小组讨论交流、翻译练习等等）。虽然目前占主流的教育思潮主张以学生为主体（student based），但这种容易导向刻意追求单一主体之教学模式，其实忽略了教者与受教育者本来就是构成教育活动的双主体，不宜偏颇，否则矫枉过正，无法形成民主的、双向的互动交流。

“核心素养”和“文学教育”理念也同样影响着马来西亚华语文课程的发展，现行《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估标准》便言明“课程重视语文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注重语文技能的掌握、语感的发展，以及思维和信息处理技能的训练；课程也兼顾提高学生的审美情趣，培养学生热爱语文和文化的思维感情，冀以培养学生正确理解语文和创造性运用语文的能力，也发展学生的健康个性，提升人文素养。”（《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估标准》导言 2018：1）这当中提到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该如何理解，如何拿捏其度，可说是文学教育在当代马来西亚国民及国民型中学华语文教育实践过程中的尴尬处。因为实施了将近30年的前课标，所倡导的侧重语言工具性的教育观念早已为大多数人所熟悉和接受（即使不一定十分乐意接受或被动接受）。因此，当新课标的侧重点转向人文素养范畴的文学审美、情感体验和创新思维时，对未做好心理准备或对改革理念认知不足者而言，必然造成冲击。

实际上，文学教育并非“文学”与“教育”的简单结合，亦“不是文学的教育，而是借助文学去实现教育目的”，二者是“交叉形成的次生概念”，负有工具性和人文性多重属性。（张瑜 2024（3）：32）张瑜从“审美”与“致用”、“理想”与“现实”的角度对文学教育的概念进行分析。他一方面指出文学教育的工具属性具有客观的合理性，故难免受制于不同时代的社会需求和环境条件，出现常规化、知识化、技能化等工具性活动和目的；又指出“文学教育是人文教育，它借由文学的力量赋予人

自由的意志、启发主体的自觉、构建人性的丰满”，“以表现价值诉求的人文或审美属性作为终极意向”。重要的是，他强调两者并不冲突，“文学教育要把审美属性和工具属性调和而非对立起来”，“文学教育的理想境界应是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和谐共处”。（张瑜 2024（3）：35）这对于涉及文学教育工作者尤有启发意义。

二、“文学”从未缺席：马来西亚华语文教育史上的“文学”

文学与语文教育的关系一向密切，追踪“文学”于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史上的位置，将发现“文学”从未缺席。就马来西亚的华文科教育而言，文学作为教材的传统最早可追溯到私塾时期的诗词教学与习作，直至现代教育意义的新式课本出现以来，无论国家独立前或独立后，文学作为课本选文一直都占有一定比重，足见文学作品是长时期受到普遍认同的、有效实践语文教育之文本材料。

郑良树曾为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做过研究，他收集七种广为华文中学（包括独立中学和国民型中学）所采用的版本，针对各版本的使用情况、编撰标准与方法、选文体例的分配等进行量化统计和分析，最后提出改善建议。这七个版本即：（一）马来西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的《华文》；（二）马来亚教育供应社的《语文精读课本》；（三）吉隆坡文化出版社的《新标准语文课本》；（四）教育出版社的《教育文选》；（五）大马出版供应社出版、刘氏父子印刷的《华文》；（六）槟城生活教育出版社的《中学华文》；（七）中华书局的《中华文选》。（郑良树 1978：1-19）以上华文课本有的最早出现于1950年代，并持续盛行于1960至1970年代。经查证，多个版本更修订再版或多次刷印，为各中学沿用至1987年中学华文新课标正式推行为止。查阅这些课本，可以发现各年级的选文皆以文学文本为主，包括文言文和白话文。而最靠近我们的两套《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估标准》：KBSM（前课标）²和KSSM（现行课标），也延续了这个特点。

且看看不同时期的华文中学课标³，及其中有关文学的元素：

（一）1987年以前的课标概要⁴

1. 总目标

- （1）培养学生热爱本邦，效忠本邦之精神。
- （2）培养学生之道德观念及与本邦各民族和谐共处，互相合作之精神。
- （3）培养学生之创造能力与独立思想，使之明辨是非，分别善恶之能力。

² KBSM, Kurikulum Baru Sekolah Menengah (也称Kurikulum Lama Sekolah Menengah, KLSM; 又有一说KLSM是KBSM课标之前身), 后修订为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及 Kurikulum Bersepadu Sekolah Menengah Semakan. KBSM课标系列跨度介于1986至2015年间, 包括初步颁布、逐步推行、全国实施以及修订课纲等各阶段。

³ 由于早期课标资料收集困难, 故无法查证完整内容。此处所引1987年以前的中学华文课标, 乃根据课本编辑说明文字及其他二手文献整理而得。至于当代课标, 也因为有多次微调, 引文乃根据官方课标文档、课本编辑说明文字进行整理。同时仅以国民型中学华文课程为讨论范围, 不涉及独立中学华语文课程。

⁴ 转引自郑良树, 〈西马中学华文课本比较研究〉, 郑良树、陈祖排主编, 《灵根自植》, 吉隆坡: 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学术丛书第二种, 1978: 4。

2. 前期中学目标（即初中阶段）

- (1) 培养学生欣赏中国文学，阅读华文典籍之能力。
- (2) 培养学生以语体文表情达意，叙事说理之技能。

3. 后期中学目标（即高中阶段）

- (1) 培养学生欣赏文学名著的能力，并使之明了中国文学之渊源与流变。
- (2) 培养学生语体文之写作技巧，并使之能运用浅近文言写作及日常应用文。
- (3) 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籍之能力，使之由中国学术思想之代表作品中，认识中国文化之特性。

（二）KBSM

1. 总目标

中学华文标准课程的总目标在于使学生能应用华文来思考、学习、社交和欣赏各种文艺作品，并能准确地应用规范的华文来进行创作。同时借着语文的教学促进文化的传承，提高学生的思想素质和心理素质。

六项教学目标中，第4和5项明确指向文学教学：

第4项：赏析古典与现代的文学作品

第5项：进行各类文艺创作与改编

（KBSM《中学华文课程大纲》，<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652517/B-Cina-Kurikulum-Bersepadu-Sekolah-Menengah>: 1）

（三）KSSM

1. 总目标

中学华文标准课程的总目标在于让学生具备语文能力，充份掌握听、说、读、写的技能；使学生能应用华文来思考、学习、交际处理信息、写作和欣赏各类文艺作品。同时借着语文的教学促进文化的传承，提高学生的思想和心理素质，培养审美情趣和良好的道德质量。

2. 八项课程目标中，第3, 4, 5, 7项明确提及文学教学：

第3项：阅读与欣赏现代文，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能理解文章的内容思想，对作品的内涵、情感、形式与表现手法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并培养审美情趣，发展良好的语感。

第4项：阅读浅易文言文，能借助注释和工具书理解文章内容，语译重点语句，了解传统文化精神，并对阅读文言文产生兴趣。

第5项：阅读与欣赏古典诗歌，提高对古典韵文的感受力，培养良好的语感，丰富语言的积累，并具备古典诗歌常识。

第7项：根据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书面表达，对写作有兴趣。能以真挚的情感写出自己对自然、社会、生活的独特感受和真切体验，具备良好的写作习惯。

（KSSM《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估标准》2016: 2）

尽管各年级有其相应的细项说明，但从以上的总目标和课程目标，大致可看到华文课程都明言通过文言文和现代文选文为媒介，让学生习得语言知识与技能，以及拥有鉴赏文学的能力。差别在于1987年以后的统一课纲有了更为细化的学习成果和评估项目，即：KBSM要求加强学生的写作、创作和口语能力，KSSM则强调阅读和写作习惯的培养，以便达致终身学习的教育总目标。

既然文学从未缺席，为何不少教师适应不良呢？值得注意的是，KSSM前课标总目标里头的关键文句“能准确地应用规范的华文来进行创作”，赋予强化语法知识教学的合法性，加上华文科考试的语法考核项目，使得“务必”符合课标要求的课本编撰相应增加相关知识和练习。

试看1987年以前不同版本的华文课本，可以发现语法知识极少是其中的共同点。⁵例如，最广为所有华文中学采用的马来亚文化版，课文设有作者简介、题解、注释、提示四个项目。内容围绕课文的中心思想、体裁、结构分析为主要教学内容，最后提出数道问题让师生进行讨论。马来亚教育供应社版的《语文精读课本》也是类似设计，即出现题解、作者简介、注解、习题。其余出版社也多是如此。除了不同版本或细致或简化的些微区别外，习题的设计倒是可以反映编者或出版社的个别特色。

以长期为我国华文课本选录的经典课文《落花生》为例，马来亚文化出版社《华文》课本的问题设计如下：

1. 你爱吃什么果实？试说出它的好处和特点。
2. 荒芜的土地怎样才可以使它变成有用？
3. 夸耀自己的才能为什么不好？
4. 听了父母的教训以后，应该怎样？（《华文》一上，马来亚文化出版社，1973/1985：19）

马来亚教育供应社版的问题设计如下：

1. “自炫其才”，为什么不是做人的正道？
2. 不做有用的人，只是讲求体面，对于社会的影响是怎样的？
3. 花生的特点很多，本文所指出的是属于哪一方面的？（《语文精读课本》一下，马来亚教育供应社，1982（第14刷）：168）

马来亚教育供应社版的第2道问题，引导学生由个人层面的思考扩展到社会层面。

从以上的概括性介绍，可大致看到1987年以前华文课本中文学作品的教学主旨侧重理解能力、思想品格和文化涵养的培养。但到了KBSM课标时期，除了基本的题解、作者介绍、注释、提示外，语法知识和口语练习之内容明显增加，而且教学活动也更多元。继续以《落花生》为例，泛马出版有限公司版本的练习设计有以下特色：（1）理解练习：与课文直接相关的提问改为选择题模式；（2）增设“语文技能与练习”栏目，强调语文技能、语文知识相关练习，包括演说、阅读杂志并摘录要点、应用词语

⁵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华文课本并非唯一的教科书，有些出版社会另行编撰与华语文教学相关的辅佐材料，如语法、尺牍和文学读物。这些教材为个别学校采为课外读物或指定读物。

（复句、关联词语）等活动；（3）名句精华。（KBSM《华文》预备班1987: 194-201）而另一个由Hypersurf Corporation有限公司编印的版本，也是根据《中一华文课程说明》所规定的汉语知识和词汇等教学重点，设计了“理解与思考”、“比较异同”、“增广活动”（比较异同和观察植物、观看录像、聆听讲解阅读说明书、完成篇章）等教学栏目。虽然这个版本有配合到课标的基本要求，但当中不少是延申活动，或是与课文关联性不大的练习，组织略显不足整体性。（蔡永祥、陈毓媚、郑文添 2002: 163-172）

从上述华文课本选文的教学内容与活动可见，KBSM时期的语法知识篇幅大为增加，远远超过1987年以前的华文课本。这主要是因为KBSM课标里头强调“准确、规范的华语文”，这必须立足于扎实有系统的语法知识，加上语法是国家统一考试SPM华文科的考点之一，如此便直接导向偏重语法知识内容的教学，即便是教授文学作品时也以此为主要习得目标，也即是我们俗称的“语言教育”。为了应付国家考试此一客观现实，从课本编撰到实际的教与学活动，所有参与者几乎都无法避免地被迫适应这长达30年的知识性、技能性导向之华语文教育。若不调整传统的应试观念和模式，文学教学过程中语文知识的工具性导向也将持续不变。所谓的工具属性，是指实用性价值，包括学生对语文在听、说、读、写方面的知识 with 技能掌握，也包括对思想和文化的接受。华文课本作为语文教育和教学活动的载体，其工具属性自然受到重视，这是合理的，但也因此容易忽略或无暇顾及其人文属性。

王一川认为，文学学科兼具知性价值与情感价值两种属性，故文学教育“所负担的使命绝不仅仅是知识传承或信息传播”（王一川 2007（3）：8）。张欣指出“文学在现代教育体系的笼罩下从情感体悟、审美感知中被剥离出来，逐渐成为一门‘技术’，而非‘情怀’，专业化与科学化成为文学教育的中心”。（张欣 2024（3）：36）

至现行KSSM课标时期，也即是最新一套的课本，《落花生》的教学内容和活动有了很大改变。首先，《落花生》被编为“略读课文”，除了课文占两页外，只有一页的教学材料，包括固定出现的作者简介、题解、理解与赏析，没有了KBSM课标原有的语言知识。“理解与赏析”的部分反而回归到文学知识，特别是突出思维引导的训练，也即是所谓的高阶思维技能（KBAT-Kemahiran Berfikir Aras Tinggi）。显然，KSSM课标调整了前课标的主要问题，即过度强调“精准”“规范”的语言知识，夸大语文教学的工具属性，并改为“能应用华文来思考、学习、交际处理信息、写作和欣赏各类文艺作品”的目标（KSSM课标：1）。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教育部已经在小学课标里提倡创意与批判思维教育。2011年始，理性思维（Menaakul）训练渐渐贯彻到中学课标和国家考试中，并在KSSR和KSSM的最新课本中得到更多体现。高阶思维技能与课程目标中的“阅读习惯”和“写作习惯”息息相关。讲求高阶段的创意和理性思维技能无法一蹴而就，需要长时期的阅读与写作活动，方能形成自动的重复行为。如此，新课本作出相应的系列活动，包括精读、略读、延申阅读（由单篇文章到整本书的阅读），有系统和有层次地循序推动，以期养成无意识的自发性阅读和思考行为，而这也是为达到拥有高阶思维技能的积累过程。然而，这也可能会重蹈前课纲矫枉过正的覆辙，忽略了语法知识是阅读和写作的基础。若失去平衡，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将难以掌握读写能力，在失去学习兴趣

的情况下，自然就不可能维持“良好的”阅读与写作习惯，也就无法提升整体的语文素养了。加上新课本异于过往，未有提供教学手册以配合大幅度调整的课本内容，这也可能是造成教师在教学资源准备方面措手不及的原因之一。

结语：理性看待文学教育

综上所述所谈及的中学华文课程标准和中学华文课本文学作品的教学内容与活动，可以看到教科书的编撰、课本使用者的认知会随时代而改变。作为教学主体的教师，面对当前推崇语文素养理念的教育政策，若能理性看待文学教育，自觉提升自身的文学素养，调整教学方法，体认文学素质教育的益处，同时也不忘尊重语文知识教授的合理性，相信必能于两者间寻得平衡。

参考文献

- 蔡永祥、陈毓媚、郑文添，2002，《华文中一》，Kuala Lumpur: Kementerian Pendidikan Malaysia & Hypersurf Corporation Sdn Bhd。
- 《华文》一上，1973出版，1985再版，马来亚文化出版社。
- KBSM《华文》（预备班），1987，吉隆坡：泛马。
- KBSM《中学华文课程大纲》，<https://www.scribd.com/document/652517/B-Cina-Kurikulum-Bersepadu-Sekolah-Menengah>
- KSSM《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估标准》，2016年版。<https://anyflip.com/fltt/irxx>
- Kurikulum Standard Sekolah Menengah
<https://sites.google.com/moe-dl.edu.my/smkasas-officialsite/kurikulum/pautan-pembelajaran/dokumen-kurikulum-kssm#h.4zbxqy9vimd0>
- 台湾教育部，2018版，《十二年国民基本教育课程纲要》（国民中小学暨普通型高级中等学校之语文领域—国语文）
https://gazette2.nat.gov.tw/EG_FileManager/eguploadpub/eg024018/ch05/type2/gov40/num11/images/BB.pdf
- 王保升，2002，〈试析文学教育的基本内涵〉，《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学报》，第1期，页86-91。
- 王一川，2007，〈重新召唤诗意启蒙—电子媒介主导年代的文学教育〉，《当代文坛》，第3期，页4-8。
- 谢淑熙，2019，〈十二年国教课纲“核心素养”融入国语文教学〉，《商业职业教育》，第143期，页39-47。
- 《语文精读课本》一下，1982，马来亚教育供应社（第14刷）。
- 张欣，2024，〈文学教育：如何建立共情机制？〉，《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第3期，页36-40。
- 张心科，2011，《清末民国儿童文学教育发展史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张瑜，2024，〈文学教育陷入危机了吗？〉，《粤港澳大湾区文学评论》，第3期，页30-35。
- 郑良树，1978，〈西马中学华文课本比较研究〉，郑良树、陈祖排主编，《灵根自植》，吉隆坡：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学术丛书第二种，页1-19。
- 中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年版）》。